散文极地

月光下的舞者

■桑丹

这座小城早已不复存在，可它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想起年轻时候第一次看到它的情景，我就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短暂而平凡的一生，将依附一种虚幻的背景消亡或生长。正如这座小城旁边那条沿河的道路一样，它日夜流逝的故事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夕阳下的家园、岁月的小城、远行的恋人。我听见深情的歌声正在回响，我体内的血液像匹不安分的野马奔腾不休，这些与我生命紧紧相连的事物再次证明了我的预感不是子虚乌有。从此，我的躯体将不属于我，它将和另一个躯体重叠在一起，火焰般燃烧的激情摧毁了他们相互间的存在和诱惑。他们仿佛是前世注定的爱人，在极乐的光芒中坠入无底的深渊。他们在深渊中融化了孤独、哀伤。沉默的黑夜，即将成为他们通往天堂的唯一归宿。

假面舞会一直是小城的传统保留节目。临近岁末，更是这种假面舞会掀起高潮的时候。持续几天，疯狂的人们像中了魔法似的旋转不停。小城里汇聚了长发的浪子、落拓的过客、流浪的梦呓者、沧桑的玄学家、失恋的情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亢奋或虚脱的面容如同灯光照射下的酒，散发着幽幽冷光。各种各样恐怖的、美丽的、怪诞的、残缺的、完美的面具在跳动，在挤撞，在神秘的音乐中彼此猜测着面具下的真实和虚假，舞者们渴望这一时刻即将永存，他们并不希望有谁把面具揭掉，是纵情的欢乐让他们不知不觉靠近了死亡。

作为一个迟到者，我凭着往昔一些残存的记忆，找到了那座正在举行假面舞会的小城。此时那轮月光升起在天空，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定是上苍赐予我的一张真正的面具，在我承受了多年的风雨之后，重新又披挂在我的脸上。

一股令人眩晕的气息雾一样涌了出来，还像从前那样亲切而熟悉，不知为什么，我的双眼变得潮湿起来。我对小城的假面舞者们平静地说道：“这里可有一位不戴面具的舞者，与他共舞的人来了。”

整整一个激动人心的夏天，我臆想的舞者，一位不戴面具的舞者完完全全渗透进我的灵与肉当中。有时候是他，有时候是我，我们交叉的幻影同时出现在一座久远的舞台之上，我长长的头发像双手缠绕在他的腰间，清凉的夜风飘荡着我们温暖的身体，这种亲密的动作证实了我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爱人、爱人……我们的声音共同在呼唤什么，渴求什么。我们以舞者的形象和舞蹈的方式进入生命最核心的本质。我们的面容泛动着时光那美丽忧愁的光芒。我看到这个有月亮的晚上，让许多似是而非的过去变得清晰起来，一种属于个人的情感体验随着遥远的情歌回荡不息，然而回忆的欢乐无法掩饰此情此景的短暂。虚幻的舞台仿佛是交媾的床第，光滑的肌肤如瓷器般易于破碎，轻柔的抚摸触及到无可替代的境地。终于，舞台坍塌了，它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巨大的轰响呼啸而去，随之是潮湿的河流湮没了我们。接着，假面舞者们像鸟群一样从空中掠过，那扑闪的翅膀和悲哀的鸣叫是我对舞者生涯的凭吊和追忆。我知道，我在看见它们之前就会安静地死去。

舞者总是在黑夜时分重新出现于我的身边，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只是用一双手感触到有关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言语行动乃至思想，我大致有了一个简约的轮廓，特别是他身上一种叫月色的明净气息弥漫在我的四围，仿佛是我漫无止境的等待停留在那最后的好时光里，“为了相信你不是与一个幻影以抽象的情欲抚慰着彼此的躯体，你使自己忘记了跟舞者纵情的岁月……”舞者说完这句话，然后轻轻转身离去。

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生活多年的地方四季温暖如春，除了微微的风和淅沥的雨，洁白的雪始终是想像中的事物。或许是天意吧，在我结束一生的漂泊之后，在我即将告别黑夜之前，我看到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从天而降。我带着疑惑和好奇，重温了与舞者共有的旧梦。

舞者的足音从远处传来，夹杂着一些生命的絮语，我倾听了来自月光下梦幻般的舞蹈，在我记忆中雪花一样飞舞。这一时刻，我闻到了月色的气息，它是那么持久和浓烈，我看到悬挂在墙上的一张无法辨认的面具，作为纪念的饰物，早已蒙上了细微的尘埃。直至许多年过去，我不想告知任何人这张面具的来历以及小城那唯一的不戴面具的舞者……

我第一次与他共舞的时候，死亡的假面总是不断地幻化，我在看见它的时候又总是没有看见它。短暂的忘怀对于这样不经意的错误一直是非常宽容的。我自己就是在一场大雪的流逝中，亲眼目睹了一位月光下的舞者以及我们舞蹈的种种过程，在虚幻里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虚幻里结束了。

描摹

■傲昂嘉措

银鱼的肚皮滑入夜
湿漉漉的包容和交媾
几道花火狰狞
换来世间几滴泪
比云雨更淡的是天空
广场的路灯吐出昏黄气息
两只大鸟在头脑里碰撞
谁能让我觅得昨夜欠亏之梦
红色图腾蔓延在山的喉腔
浓雾黏向经脉深处

河流

流入我们人生的生命数量
是不可计数的
我稚嫩地选择爱着他们全部
又惟独倾心极少数的一些灵魂
漂泊于这样的河流
我的呓语属性为
孤独

踏破高原雪。 其加达瓦 绘画作品

情系高原

草原故事

■雍措

西边的太阳，一不小心，掉进草原深处，没过多久，晚霞染红了草原，从太阳丢失的地方，生长出一轮弯弯的月芽儿。月牙儿像初生的婴儿，慢慢的爬呀爬，爬到桑卓家的帐篷前，再也不走了。

月牙儿看着桑卓，桑卓看着月牙儿，看着，看着，都被逗乐了。咯咯的笑声，吵醒了草原的格桑花，花儿揉着惺忪的双眼，东瞧瞧，西看看。桑卓俯身，问花儿：“你们也在看长不大的月亮?”花儿抬头看看天空，望望远方，摆动着婀娜的身躯。

有月牙儿的夜空，桑卓的世界五彩缤纷。她想给月牙儿唱首歌，一首献给草原的歌；她想为月牙儿画幅画，一幅草原上空有星星月亮的画；月牙儿呀，我的月牙儿，该送你什么礼物最好呢？月牙儿看着桑卓，羞答答的躲进云层里。

晚霞越来越薄，草原渐渐从火红的晚霞中钻出来，恢复了一片青翠翠的绿。

刚生产下来的小羊羔咩咩的叫着，叫得桑卓心里软软的，她想去抱抱这只柔弱的羔羊，给她母亲一般的温暖。羊羔守候在羊圈门口，似乎正等待着那双娇嫩的小手。羔羊的母亲用舌头舔着桑卓的双手，亲热的用身子蹭她。小羔羊将小脸蛋凑近母亲，咩咩的叫唤着，好像在征求母亲的同意，让她同桑卓一起出去玩。羔羊软绵绵的祈求声，让母亲心疼不已，母亲凑近桑卓，舔着她的小手，像是在嘱咐着桑卓，然后转身离开。小羔羊欢快的钻进桑卓的怀抱里，学着母亲，舔舐着桑卓的衣袖。

桑卓将脸贴近羔羊，一股暖暖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小羔羊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羊圈外的世界，那顶帐篷，那只藏獒，那条从身旁流向草原尽头的溪流，对于它来说，都是如此陌生。羔羊诧异的眼神，装进桑卓的心里。她用小手抚摸的小羔羊，轻轻的凑近羔羊的小耳朵对它说：“我的小羔羊，让我给你讲讲草原的故事吧?”小羔羊期盼的盯着桑卓，安静了下来。

月牙儿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格桑花儿将一张张红的、紫的、蓝的脸蛋儿对着桑卓，整个草原即将走进一个远古的传说里。

很久很久以前，草原是一片沙漠，没有河流、没有花朵、没有一切有生命的种子。唯有一个长得像风一样掌管沙漠的恶魔，它性格怪癖，霸道横行，喜欢草原像沙漠一样瘦骨嶙峋，每隔几天，用它风一样的身体将草原变幻出许多狰狞的面貌，这里常年累月成了生命的禁区，搁置在高海拔的地方，一过就是几千年。有一天，一只嘴里叼着种子的雄鹰闯入了禁区，动怒了恶魔，恶魔张开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准备吃掉这只闯入领地的雄鹰，雄鹰像一个勇士，勇敢的和恶魔搏斗着，它飞行的速度，完全超出恶魔的想象，它的利爪如钢铁般坚硬，划破了恶魔的胸口，它大而肌腱的翅膀，像一把防卫的利剑，时刻阻扰着恶魔靠近它。大战很多回合之后，恶魔瘫软在沙漠里，歇斯底里的吼叫声传遍整个沙漠。翱翔的雄鹰降落在沙漠的背脊上，它喘着粗气，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将那颗含在嘴里的种子落下来。一阵风过后，大战又将继续。恶魔变化着战术，叼着种子的雄鹰最终累死在沙漠里。恶魔不喜欢看着雄鹰的尸骨，吹了一口气，用厚厚的沙土埋葬了雄鹰，扬场而去。第二天，东边的太阳比往常更加明晃，照得沙漠像金子一般耀眼。埋葬雄鹰的地方，长出了许多绿油油的小草和一朵朵盛开的格桑花。恶魔动怒了，它用魔爪使劲地拔着生长在沙漠里的小草和格桑花，却发现越拔越多，越拔越旺，最后小草和格桑花儿淹没了沙漠，取而代之的草原将恶魔埋进了土里，永远爬不起来。第三天，雄鹰的脊背变成了草原上终年不化的雪山，雄鹰肌腱的羽翼变成了草原上的汉子，雄鹰水做的眼睛变成了草原上的藏族姑娘，雄鹰的矫健的双腿变成了草原上的牛羊马匹，雄鹰的血脉变成了草原上弯弯曲曲的溪流。美丽的草原形成了。从此以后，雄鹰在草原人的心中，象征着刚毅和吉祥。

草原的夜来得很慢很慢，像是舍不得拉下那道黑色的帷幕。小羔羊在桑卓的怀抱中，静静的躺着，微微闭上了双眼。月芽儿陪伴着桑卓，它一会儿穿梭在薄薄的云层里，一会儿又钻出来。格桑花儿望着屹立在远方的雪山，轻轻的摇摆着身资。

桑卓抱着小羔羊，躺在花丛中，渐渐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一只雄鹰从天空划过。

微世界

请客

■丁尔兵

“三啊，今晚再给留一桌，来几个老乡。酒菜照旧!”

老婆嘟噜着嘴，咣当一声关上了卧室的门。

难怪老婆嫌烦。虽说我在城里上班，只不过是普通的机关办事员。可老乡们大事小事都爱来找我，都是乡里乡邻的，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也不能躲着吧。再说，年迈的父母在家他们也照顾不少。每个月的两千多元工资，差不多有一半都花在接待老乡的事上了。

脚刚踏进三的饭店，我感觉不对。老远就听见三在吆五喝六的猜拳声。推开包厢的门，我一阵眩晕。妈呀，满满一桌菜，白酒开了五六瓶。

“三，你出来一下。”

“哥，怎么到现在才到，你的老乡和我都等不及了，快坐下喝两杯!”

“出来！出来!”

“没事，我知道你这个月的工资都喝完了。今晚我请客!”

三踉踉跄跄的走出包厢。我一把扯住他的衣袖，“你疯了！这么多酒菜，我可没钱，不是说过了酒菜老标准吗？我都没舍得打的来。”

“哥，我知道你好面子，今晚这顿我请，真的。”

“你没喝多吧？真的?”

“真的。哥，你放心，虽说我一年也挣不了几个，但今晚我真的请客，而且包把他们送回老家……”

说着，他把我拉进了包厢。

“哥，你们老家的乡长来了。”我正喝的醉眼朦胧时三喊道。

“王主任，谢谢你啊。城里的干部就不一样，为我们老家维护形象。老乡们，我来接你们回家了。走了，走了，车在门口。”

“哥，我给你们老家乡长打个电话，说有人来上访被我安抚在店里，请抓紧时间来接。这不，饭账有人付，还有专车来接。”三一便打着嗝一边说道。

我又一阵眩晕。

散文短章

偶遇

■洼西

人头攒动的地方，她静静地站着，仿佛一朵山花开在乱草丛中独属于自己的角落。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忽儿把她完全淹没，一忽儿又叫她露出半张面容，像是夏日暴涨的山溪把一朵落花时而卷入浊浪，时而又抛上浪尖。红润而恬静的脸庞，恰如午夜风云乍起时，低低压向山头的黑云之上那轮皎洁的明月，从云的边际和间隙，将温馨的光辉无声地洒将下来。无论隔了多少交攒的人头和鼎沸的人声，目光总是很容易到达她，只要有她的一缕裙角或是一只松耳石耳坠展露在人群的缝隙，一股春天的气息，便总能从那里穿过人群直达我心灵最敏感的区域。不经意间，目光与目光相撞在人群之上，莫名的激动带着青草、阳光、篝火、家园甚至泥土的气息，刹那间溢满了周身的每一个毛孔。不是重逢的惊喜，不是诀别的惆怅，也不是倾慕的冲动，这只是猝不及防的偶遇带来的另类情感。

漫漫人生，每个人都生活在同别人不一样的圈子里，此刻的相遇，也许是人生轨迹唯一的相交，而交点，一定就是这一次短暂而令人心旌摇曳的相望。人群散去的时候，纷乱的喧嚣里，分明有一个渐去渐远的脚步声，踩着心跳的节奏，清风一样扫过岁月的脸颊。我不得不相信，有时候，男与女之间的缘分，上帝只安排了一次偶遇。

人鸟无间

■邓毅富

鸟为什么会亲近人？我问一位朋友。他答：鸟人！这答案颇出人意料。这是骂人的话，但也可见人类即使在贬斥的境遇下，还是与鸟同在的。人与鸟，一个在地下走，一个在天上飞，人希望飞翔，鸟需要栖息，追求的同样是自由自在。

有了这种共识，海鸥与人友好相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乡间老人说：“鸟雀的巢离人很远，就一定会有蛇、鼠、狐狸、鸱、鸢的忧患，人若不杀鸟雀，它们自然就亲近人，以免去这样的忧患。由此来看，那时鸟雀的巢不敢靠近人，正是因为人比蛇鼠之类更凶恶。”这种生态圈决定了在人鸟和谐相处的情形下，鸟儿会作出明智的选择。这也许就是鸟雀在屋檐下做窝的原因，人类也把它当作一桩好事看待。

读丰子恺的漫画《好鸟枝头亦朋友》，实在感动。画中的那位先生在品茶，他给枝头的小鸟准备了一个茶杯。你可能会说，真荒谬，因为鸟不喝茶，但人类这种礼遇自然的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幅漫画，丰子恺先后画了两次，一次是线描，一次是水墨的，可见他的偏好。

换个角度想，喂鸟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乐在其中，何乐不为？不仅有施者是福的满足感，而且有体验另一种生态的愉悦。记得香港作家倪匡种了很多花，有一天对着花坐下，一看看了四个小时，看着花苞慢慢长大，“啵”的一声，花就开了。他看到了花开的一刹那，开心到晕。

树根舞者

■奔巴措

近日，父亲不知从何处淘来一个奇特的天然树根。此根高约30厘米，这让原本就从事舞蹈编导四十余载的父亲兴喜若狂，一个劲地让我猜它象什么？这还用得着猜吗，它活脱脱就是一个舞动长袖的舞者形象，太逼真了。父亲说这是他和同伴在康定城郊散步时，意外发现的。当时它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和手臂部分，仿佛等待着父亲的发掘。的确，凑近闻闻还真带着一股泥土的芬芳。埋在土里的正是它的腿脚部位，这似乎昭示着一个哲理：任何艺术必须扎根足下的土地，必须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它腿脚呈半蹲姿势，右腿向前伸直，左腿弯曲下蹲；腿脚上方便是它扭动的腰身，腰身稍稍朝前摆动，充满动律；最上方那两根弯曲的仰天长木，便是它向天空抛洒的水袖。整个动律完美、别致、令人遐想，似乎它将喷薄欲出、一跃而起，于长天大地间，挥舞长袖，抒发内心不羁的情怀，尽情展示豪迈的气概。

此树根之绝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它是一个有脸、有表情、有思绪的树根舞者。它的脸由一块天然的石头构成，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却似乎被神灵点化，经过鬼斧神工雕琢而成。棱角分明的脸形，隐约可见的五官，凝神专注、深沉内敛的表情，不偏不倚、不高不低恰好与整个舞蹈动作完美匹配。你若试图用手把石脸从它身上取下，将会徒劳无功，它早已牢牢卡在了它最适当的位置。多么奇妙的巧合、多么惊人的搭配、多么可爱的大自然。

整个天然去雕饰的树根动律凸现、身姿婀娜、神情专注、令人称奇。我还没想好以何名称来命名它，惟恐人类苍白的语言亵渎了它永不停息的生命的舞动。

视舞为命的父亲对它爱不释手，视若珍宝，我想，这定会是有缘人才能采撷到的，它也一定是父亲今生艺术生涯的完美写照吧。

古驿道

■徐澄泉

古驿道自旷古来。如同亘古莽林粗硕的葛藤，在最初缠绕羌龙始祖伟岸身躯的一瞬，也就开始从他们高凸的肩胛蜿蜒滑落。那一尾优游的雪鱼啊，口衔几片季节的征候，常驻高山与平畴的边缘，在寒季与热季之间流荡不止。

古驿道是一条连接生死之门的脐带，在始祖的身心里长久痉挛。你的始祖，我的始祖，便在这溟濛的门外无法进入，独自啜泣，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轮回，混淆着太阴与太阳的界限。而高高在上的月桂树和邓林枝，却在古驿道的痛苦中，默默沦丧。

古驿道有一种声音，颤颤的。是一缕猿人闷钝的足音，抑或一支鱼化石悠远的乐曲？古驿道有一种氛围，氤氲着。在清醒的黎明，我们依稀可见几许发光的天体，其速如声，其声如乐。古驿道，那些猎人和山贼的故事，那些森林和动物的神话，逆阳光之流而下，握巨人之橹而行，在古今旷寂的河床，漂流不止。

古驿道像一根思维之缆，悠悠远远……

雪花

第2251期